

# 神秘家依納爵和法布爾： 教宗方濟各和今天的耶穌會

曾慶導

去年教宗方濟各剛當選時，一位教區神長跟我開玩笑說：「你們耶穌會不要當主教，但要當教宗！」其實，在特別的情況下，耶穌會士當主教的也有，但在耶穌會近五百年的歷史中，這是第一次耶穌會士當選為教宗。我們感謝天主給了耶穌會這個光榮，更會努力祈求天主助佑方濟各做一個合祂心意的教宗。

這個耶穌會的教宗沒有取名叫「依納爵教宗」是好的。聖依納爵沒有讓他創立的修會命名為「依納爵會」，同樣他也一定喜歡這耶穌會的教宗不要以他的名字來命名。「上主，光榮不要歸於我們，不要歸於我們，只願光榮完全歸於祢的聖名……」詠 115:1)

方濟各教宗上任一年多來，給人的印象是謙卑、樸實、神貧，沒有高高在上的架式，喜歡和平凡人走在一起，特別關心不幸的人和弱勢群體（但當然不能說以前的教宗不是這樣）。教宗方濟各這些謙遜親民改革教會的作風，應該與他從小的家庭教養，特別祖母 Rosa 給少年的教宗很大的影響，也跟他是一個耶穌會士有關係的。他 21 歲進入耶穌會，並在 36 歲當上耶穌會阿根廷省會長，故耶穌會的薰陶應該是有有的。

去年八月，教宗在接受《公教文明》期刊的主編，耶穌會神父 Antonio Spadaro 訪問，被問到耶穌會士中誰對他影響特別大時，教宗點到依納爵、方濟各·沙勿略，然後詳細談到耶穌會士雖然知道，但一般說來知道不多的另一個人物，就是真福法布爾

(Pierre Fabre 1506-1546)。法布爾是依納爵最早的同伴之一，甚至二人在巴黎大學求學時，同住一個房間，法布爾於 1872 年被教宗比約九世宣布為真福，在去年 12 月 17 日，教宗方濟各在他自己的生日那天冊封法布爾為聖人，可見方濟各教宗非常敬仰法布爾。

教宗為什麼看重依納爵和法布爾？他們甚麼特徵給方濟各教宗最深的印象並成了他生活的典範？

教宗在對耶穌會創始人的真面目做反思時說：「依納爵是個神秘家……法布爾是個神秘家」（參《公教文明》的專訪）。為什麼神秘家那麼重要，為什麼教宗明確說依納爵和法布爾最重要的特徵是一個神秘家？

為教宗來說，「一個沒有神秘家的信仰只是一種哲學」<sup>1</sup>。在下面我們首先看看影響方濟各教宗的依納爵和法布爾是怎樣的「神秘家」，然後看看我們耶穌會士今天怎樣也可以從他們及方濟各教宗身上得到一些啟發和激勵。

## 一、神秘家依納爵和法布爾

依納爵給一般人的印象好像不可能是一位神秘家 (Mystic)。他的軍人出身，他的所謂最出名的小書《神操》寫的都是各種嚴格遵行的祈禱方法，他創立了耶穌會被一些人說成是「教會的特種部隊」，會士們都是頭腦發達的知識份子，對任何疑難都有答案，但像機器一樣接受教宗的指派……但如果說神秘家是一位有特別的神秘經驗，與天主結合的人，依納爵確是一

---

<sup>1</sup> 參教宗方濟各和意大利 *La Repubblica* 雜誌創辦人 Eugenio Scalfari 的對話，2013 年十月。

位神秘家，而且正是他的神秘經驗使他產生強大的行動的動力，對教會和世界做出了貢獻。其實，不少學者把依納爵譽為最偉大的神秘家之一<sup>2</sup>。

廣義來說，神秘經驗是人所有的信望愛的經驗，所有對無限超越的奧秘（「Mystery」，即「天主」）的開放和服從。而因為這無限超越的奧秘，不論我們認識與否，是我們生活、行動和存在的基礎（宗 17：28），這種神秘主義是每天的，在日常生活中的：當我們感到孤獨需要愛時，當我們去寬恕，去愛而不希望回報時，當我們忠於良心的召叫，追求真善美而被人看成愚蠢時，當我們以默默的安詳和希望面對死亡時，都可以說是神秘主義的經驗。我們基督徒相信是基督的恩寵（Grace）在支撐著這些人力不可能做到的信、望、愛行動，也相信甚至自稱無神論的人也可能是「神秘家」，是「無名的基督徒」，這廣義的神秘主義肯定了天主——這無限超越的奧秘——對人類共有的自我通傳，肯定了聖奧斯定說的：「天主，祢為自己創造了我們，我們的心若不在祢內找到安息，將永遠動盪不安」。

以上每人均可獲得的神秘經驗靠的是天主一般性的恩寵（Ordinary grace）或通傳。但狹義來說，有如音樂奇才（貝多芬，莫札特等）之與大多數音樂愛好者的不同，不可否認天主以祂的自由給了某些人特別的恩寵（Extraordinary grace）使他們獲得特別的神秘經驗，也使他們藉這些經驗去幫助別人獲得神益，這種神秘經驗確是不可言喻，難以解釋的，神秘學傳統常強調這些特別的神秘經驗不是憑人在一般恩寵幫助下努力的成果，而是需要天主特別的主動介入。這特別恩寵的接受者能直接感受到天

---

2 De Guibert, S.J. *Mystique Ignatienne*, pp.3-22, 113-140; E. Peers: *Studies of the Spanish Mystics*, pp. 1-24.

主愛的臨在，感受到奇特的潔淨，啓發和光照而變成「全新」的人。依納爵是具有廣義和狹義的神秘經驗的神秘家。

## 神視

從依納爵的《自述小傳》和《心靈日記》中，<sup>3</sup>我們看到依納爵有很多的神視。皈依之始，還在羅耀拉（Loyola）養傷時，就有一個改變他一生的神視：

某夜他睡不著，清晰地看見了聖母和聖嬰耶穌的像，祂由這神見獲得極大的安慰，致使他對過去的整個生活——特別是肉慾的事——如此厭惡，好像由他的靈魂，將以前所有的一切印象全剔除淨盡了；從那時起，直到現在，也就是寫這些事時，<sup>4</sup>他對肉慾的事從未有過絲毫的同意……（《自傳》#10）

依納爵初期在茫萊撒（Manresa）「避靜」反省了近一年。在這裡他也曾有天主聖三的神視：「某日他念三鐘經走進修院時開始神魂超拔，看見天主聖三像琴鍵的形狀」。這神視強烈的使他的身體也有所反應，「一時淚流如注，嚎啕大哭，好像魂不守舍了，也充滿神樂神慰」這個神視從此無法忘懷，以致每次向聖三祈禱時都會想到這感受很大熱愛的印象（《自傳》#28）

## 明悟的特別啓迪

依納爵在茫萊撒近一年的祈禱，有如耶穌受洗後在沙漠 40 天的「避靜」，或保祿皈依後傳教前在亞拉伯幾年的「避靜」一

<sup>3</sup> 《自述小傳》和《心靈日記》，簡稱作《自傳》和《日記》。

<sup>4</sup> 即 1553 年。

樣。他需要準備自己，或更好說，天主需要準備祂的宗徒。在離  
茫萊撒不遠的 Cardoner 河畔，天主開啓了依納爵的明悟，從那一  
刻起，他看一切事物皆以新的明悟去看。這是依納爵極重要的一  
次神秘經驗：

他坐在那裡，神目開始開了，那不是一種神見，而是明瞭了  
認識了許多事情，有屬心靈的，有屬信仰的，也有屬學問的；而  
而且是那樣清晰，一切事物都顯得新奇，無法講解他當時所領悟的  
各點。雖然很多只是在明悟中接受了很大的光明，致使當他凝思  
受自天主的一切助佑，以及他一生直至 62 歲時所學的一切，將那  
些全聚在一起，好像還不及他在那一霎時所領受的。（《自傳》  
#31）

「這事的經過給他在明悟中留下一道光明，好像使他變成了  
另外一個人，有了比他以前所有的另一種精神……」（《自傳》  
#31），使他對天、地、人各方面的事理都有獨特的認識和見解，  
一下子「悟」到了別人窮一生也學不到的真理。

## 意志的鼓勵

與 Cardoner 河畔的經驗同樣重要的，是在距羅馬六公里處一  
個名叫斯道爾達（La Storta）發生的神視，在這裡依納爵看到天主  
聖父和背著十字架的基督。從靈魂的最深處，依納爵聽到聖父對  
基督說：「我子，我願你把他當作你的僕人。」耶穌便將依納爵  
和他的十字架緊抱在身邊向他說：「是，我願你做我的僕人。」  
（《自傳》#96）

這些神秘性的話語肯定了依納爵服務於基督十字旗下的願望  
和決心。正如 Cardoner 改變了他的明悟，La Storta 改變了依納爵

的意志。天主在這神視中給了依納爵一顆新的「心」，新的「意願」：和受苦的基督一同受苦。從《神操》的〈君王募兵喻〉（#91），〈兩旗默想〉（#136）及〈第三級謙遜〉（#165）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次神秘經驗的影響。

## 眼淚

依納爵從天主處獲得的神慰很多，很突出的一個是眼淚的神慰，眼淚是依納爵神秘生活中極重要的一部分。以至一靈修家這樣說：「眼淚在神秘經驗中的地位，可說無出其右者。」<sup>5</sup>《心靈日記》第一部分記錄了四十天，提到「淚」一百七十五次，依納爵每天舉行彌撒時都流淚，日記第二部分記錄了不到一年，而每天的紀錄同樣提到眼淚：「飲泣與流淚不止」，多次並因流淚過多而語不成聲。這些例子使我們容易明白為什麼在《神操》裡依納爵常提到眼淚，並要求作神操者在默想自己的罪過或基督的苦難時，求賜眼淚的恩寵，甚至要在暗室中做這些默想以易獲得眼淚。

當我們讀依納爵的《心靈日記》時，總會被各種描寫內心的情感的字眼所觸動：「極深的甜蜜的敬愛之情」，「心靈上的溫暖」，「內心的觸動」，「感動」，「靈魂感到平安與滿足」，「心中深深的恭敬」，「極大的神慰神樂」……「敬愛」及「虔敬」兩字可說在每一頁上都出現。說依納爵是一個感情及豐富的人絕不為過，他的心是非常柔軟的，充滿激情和熱誠。

### 1. 依納爵神秘主義的特徵

---

5 De Guibert, S.J. *The Jesuits*, pp.62-63. (本文作者中譯)

## 1.1 基督為中心的神秘主義

### 耶穌基督

以基督為中心的神秘主義雖在教會神秘史上不算獨特，但確是在依納爵神秘主義中佔重要地位，基督為依納爵是錄取了人性的永恆聖言，天人之間最佳的中保，永遠天父之子。在依納爵自傳裡，他把從死亡邊緣走回來的奇蹟歸功於耶穌（《自傳》#3），在 Loyola 養傷時，是因讀到《基督傳》使他萌生效法聖道明及聖方濟去服役基督的願望（《自傳》#5）；一次見到聖母及聖嬰的神視堅強了他守貞潔的決心（《自傳》#10）；在蒙賽辣（Montserrat）他脫下世俗的衣服，改穿耶穌的裝束（自傳#17）；彌撒時他常讀耶穌的苦難史（《自傳》#20）；當他被過去的罪壓得想自殺時，是「主阿，我決不肯作絲毫冒犯的事」的祈禱使他解放（《自傳》#24）；在 La Storta，他被天父特別指派去服侍基督（《自傳》#96）。在他晚年，他亦有許多基督的神視，看到基督在神秘的光中，及看到基督在聖體中臨現，特別感受到基督的人性（《自傳》#29）。在《神操》裡，依納爵以基督為中心的神秘主義在默想耶穌基督的各項奧跡中更形突出。

### 童貞聖母

默想基督的人性和生平奧跡，依納爵很自然領悟了耶穌的母親瑪莉亞的重要角色，聖母時時和耶穌一起成為他向天父祈禱中的「中保」，依納爵的皈依和他肉慾偏情的剔除淨盡也是歸因聖母和聖嬰的神視（《自傳》#10），他喜歡在聖母像前守夜祈禱（《自傳》#13，#17），正因為他懇求聖母將他與她的聖子結合

在一起（《自傳》#96），不久後他在 La Storta 的重要神視中獲得天父的首肯，服務背十字架的基督。

在《心靈日記》裡，一一六台彌撒中有十六台是以聖母名義奉獻的，包括日記中記載的第一台彌撒。在彌撒中依納爵常「以眼淚及日益增加的信任表達對聖母深深的敬愛」（《日記》#1，#3，#4 等等），在《神操》的第一周的祈禱開始，依納爵勸勉作神操者求聖母獲得那一周的各项恩寵。在第二周的重要默想中，他又建議作神操者在「榮耀之母及天朝全體聖人聖女」作證下，奉上接受貧神貧的意願（《神操》#98）。在「三段對禱（Triple Colloquy）裡，依納爵建議作神操者「先投奔我們的主母」，繼而轉向聖子，最後趨赴天父台前（《神操》#63）。在默想耶穌生平與跡時，聖母無聲的臨在都是感受得到的，因聖母的生命與耶穌的息息相關。

## 彌撒聖事

與基督為中心的神秘主義有間接但也是不可分割的關係的，是依納爵的感恩聖事（彌撒）型的神秘主義。是在茫萊撒的彌撒中，依納爵獲得有關耶穌的人性，及在聖體中的臨在等光照（《自傳》#29）晉鐸後，舉行彌撒聖祭在他每天的生命中佔中心地位，《心靈日記》記述的依納爵對聖三和基督的神秘經驗幾乎都是在彌撒中產生的，彌撒之外的各種神恩也是彌撒中的神恩的延續。依納爵喜歡在彌撒的氛圍中審度和決定他個人或耶穌會最重要的事情。與基督在感恩聖事如此頻密的神秘交往自然使他充滿感恩之情，促進他奉獻一切去事奉基督。這也正是依納爵在《神操》中時時勸勉作神操者所做的：「為所受的恩惠感謝我等



主天主……我為基督做了甚麼？我為基督在做什麼？我為基督應做什麼？」（《神操》#53）

為基督做事，效忠，確是依納爵神祕主義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特徵，在下面我們要多花時間討論。

## 1.2 服務業務型神祕主義

依納爵有很多天主聖三、基督、聖母及聖人聖女等的神視和神慰，可以說他的神祕經驗不會比教會其他出名的神秘家少，但所有這些神秘經驗為依納爵都有一個重要的實際後果，就是在他身上產生一股強大的動力，把他推入在世「愈顯主榮」的忙碌工作，成為「行動中的默觀者，默觀中的行動者」。對聖三、基督的愛促使他不懈地要把整個世界改造，使世界基督化。

這服務型的神祕主義在《神操》中處處可見。從開始的「第一原則與基礎」，他提醒作神操者他們是為什麼被創造的：「為讚頌、尊敬、事奉我等主天主」（#23），作神操者須時常懇求獲得恩寵，「好能更勤快地事奉祂，追隨祂。」（#104，#130）。作神操者之所以要默想耶穌生平奧跡，為的是要效法基督的芳表，更完全地事奉吾主上主（#135）。一切事物的取捨，一切決定的作出，只應「按照越多事奉，讚頌至尊天主的原則，符合「事奉我等主天主的動機」（#155）。基督在 La Storta 的話「我願你作我們的僕人」深深銘刻在依納爵心中，他在神操裡希望作神操者通過「三段對禱」也獲得同樣的召叫和恩寵。他要作神操者將默觀所得的愛要在行動上而不只在言語上表現出來（#230）。著名的依納爵的「獲得愛情的默觀祈禱」並不是為默觀而默觀，而「應求深切認識我所受的恩惠，好於感恩之外，能在一件事上愛慕事奉至尊的天主」（#233）。

依納爵的服務型的神祕主義是一個喜樂於世界的神祕靈修。世界是可愛的，因為無限的天主也變成世界的一分子。但和其他的神祕主義（如聖女大德蘭，聖十字若望）頗不同的，依納爵沒有與基督或聖三神婚式的神祕主義，不論在他的《自傳》、《日記》或《神操》，我們都不會看到這部分。無可否認，依納爵在神祕經驗中與基督及聖三結合很深，但他從未稱此結合為「神婚」或「蜜月」。相反，他表現出像一個結婚多年的人，卻還常常保有新婚時的喜悅，用尋找被愛者—天主的意願，並為這意願慷慨熱情付出自己來證明愛。他的神祕主義沒有使他的靈魂在基督或聖三內「酣眠」，而是整個身心靈被投入到時空之中，與「還在不斷工作的基督」（若 5：17）一同工作，與世界的脈搏一齊跳動。像聖保祿宗徒一樣，他既被基督「佔有」，又被基督驅使去做一個無法停下來的外方傳教士。<sup>6</sup>他堅持祈禱的目的是與基督結合，但與基督結合意味著擁抱貧窮，被凌辱的十字架上的基督，樂於接受「第三級謙遜」，寧願偕同貧窮的基督挑選貧窮而不願挑選財富；寧願偕同飽受侮辱的基督受侮辱而不願受尊榮（#165-#167）（《神操》#167），為基督的窮人服務。這是與天主結合的首要方式。<sup>7</sup>

### 1.3 教會型神祕主義

以前所述，依納爵為了「愈顯主榮」，他藉神祕經驗去尋找天主的旨意，他愛基督，認定教會是基督的奧體和淨配。他是教會的忠孝的兒子，他對耶穌會的神子們說：「我們應熱愛整個教

6 *Letters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William J. Young, S.J.,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58, p.210. (本文作者中譯)

7 參見瑪 25：31-46 基督在最後審判時的話。

會，這個以耶穌基督為她的頭的整個教會」。<sup>8</sup>所以他要尋找天主的旨意時，離不開查看教會的需要和意願，在他教導的分辨種類中，重要的決定都應有教會的幅度。甚至教會是驗證他的神秘經驗真實性的試金石。

有一個例子可讓我們看出依納爵怎樣讓教會來驗證他的神秘經驗：他曾經深信天主召叫他去耶路撒冷聖地服務，所以無論危險多大，他也不會改變初衷。但當聖地的方濟各會省會長勸戒他離開，並告訴他有由宗座領來的權柄，可按他的判斷令人離去或留下，並能將拒絕服從者開除教籍，依納爵二話不說就遵照省會長的話做了，因為他意識到「留在聖地不是吾主的聖意」。（《自傳》#46）可是，對依納爵來說，自以為是的「靈感」或「神恩」都必須符合教會的判斷，都不能違反天主委託給教會的「信仰寶庫」--聖經、聖德、聖傳統，明智的判斷及助人向善的功能。

因著同樣的對教會的信賴，依納爵和他的同伴們決定，「倘若他們不能留在耶路撒冷，便回羅馬去見基督的代表。他認為在哪裡更能光榮天主裨益人靈，便派他們去哪裡。」（《自傳》#85）在依納爵的神秘經驗中，特別是 La Storta 的神視，使他認識到自己服役基督的使命，而服役基督與服役基督的在世代表是分不開的，愛基督就是愛與基督密切相關的一切，包括祂的母親（她的肉體成了基督的肉體），祂的教會（因為是祂的奧體），祂的在世代表（教宗），這由愛產生的智慧，結晶於依納爵著名的「與教會同感的規則」裡（《神操》#352-370），教會為依納爵而言不是存在於「烏托邦（Utopia）中，而是有血有肉，有人

---

8 Letters, p.301.

性的一切幅度，與取了肉軀的聖言無法一分為二的歷史性團體。故他勉勵我們應隨時「準備自己的心，在一切事上迅速服從基督我等主的真實淨配，就是我們的母親聖統教會。」（《神操》#353）即使教會有人的幅度而有瑕疵，<sup>9</sup>但有如母親不會是完美無缺一樣，改革教會的弊端應出自愛，絕不能離開教會，抗拒教會。

## 小結

依納爵是一個極務實的行動型人物，但他也是一個真真正正的神秘家，追本溯源，正是他豐富而強烈的神秘與主結合的經驗使他成爲一個充滿活力的行動者。天主在神秘經驗中對依納爵的自我通傳，改變了他成爲「新人」，給予他信仰的確信，並使他甚至願爲此信仰而死。

依納爵的特別以基督爲中心（及與基督密切相關的聖母，彌撒、教會）的神秘主義，服務型的神秘主義，應使我們（特別是耶穌會士們）以服務聖三及十字架的耶穌爲光榮，並更新我們對聖母的孝愛，對聖事的熱情和對教會的忠心。

## 2. 神秘家法布爾

教宗方濟各推崇法布爾是一個「神秘家」，下面我們也看看他是怎樣的一個神秘家。我們可以從耶穌會總會會長倪勝民神父對

---

<sup>9</sup> 依納爵清楚知道教會需要改革的地方有很多，他自己也曾數次被誣告，被宗教裁判處的人(The Inquisitor)訊問監禁。但他也認爲這些訊問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因爲自己確實沒有學過神學而在帶人做「神操」。見《自傳》pp. 54-72。

法布爾封聖的感言中看到他的生活和行事作風是真正有依納爵神秘精神的，深深地根植於主基督，他是真正的耶穌的夥伴。<sup>10</sup>

1534年8月15日在巴黎的致命山，是法布爾神父給最初的七名耶穌會士開了彌撒（那時七人中唯有法布爾是神父），開始了這還未成型的耶穌會。當依納爵回到他的故鄉後，法布爾成了這初生團體的大哥哥，看顧著這群人的需要和發展。在他的照顧下，他們的數目不斷的增加，包括了 Francis Borgia 和 Peter Canisius。法布爾使這群人同心合一，渴望聖德和正義。依納爵說法布爾是「帶領神操的第一人選」，因他總是溫和慈善謙遜地和人交談，不論什麼人，在什麼狀況下他都能找到機會帶領人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在法布爾身上可看到一個「神秘家」。他與人交談有成果是因為他的內心常有天主的臨在，因為他是一個「祈禱大師」，他跟主耶穌的友情是基於默想耶穌的奧蹟。他常不斷地和耶穌，聖母交談，和天使，聖人交談。他為教會，教宗，和耶穌會祈禱，也為裂教者和仇教者祈禱。他是真正的行動中的默觀者，正是從這與主契合裡我們才能理解他諸多的牧靈工作的豐碩果實。

在法布爾諸多繁忙的工作裡，很突出的是「和好大師」——使疏離者返回來。依納爵深知法布爾善於交談的天賦，把他派到歐洲衝突最烈的中心，而法布爾很自然地結合虔誠與智慧，以愛德對待異端者。

像依納爵一樣，法布爾是一個「朝聖者」——「在路上的人」，也像依納爵活出了「在路上」的神秘靈修。他在歐洲穿梭旅行數以千哩，哪裡有需要就到哪裡，以完全的克己，待命及服

<sup>10</sup> 參耶穌會總會長倪勝民神父 2013 年 12 月 17 日給全球耶穌會士的信。

從的精神完全讓聖神帶領，正如聖經中的百夫長說的：「叫他來他就來，叫他去他就去！」（瑪 8：9）如同「沒有枕頭的地方」的主耶穌，他忍受飢餓、寒冷、疲累、貧窮，但總保持著一個順命感恩喜樂的心。

總會長神父說，這個謙虛的「長兄」今天更應是我們的榜樣，使我們不致陷入凱旋主義，驕傲自恃的誘惑裡。法布爾提醒我們首先要看到天主，分辨天主的旨意，愛護修會的弟兄，溫柔寬容地與人交談，做一個順服聽命謙虛的「主的朋友」。

## 二、對今日耶穌會的反省

200 年前（1814 年）耶穌會在「消失」四十多年後「復活」了。2014 年的今天，耶穌會的人數大約只是 50 年前的一半，而且還在減少。筆者揣測失落修會的靈修精神是主要的原因，而靈修精神的失落與錯誤的神學有關。耶穌會是否應有第二次「更新」？我們是否應誠實反省看耶穌會？藉這個學習教宗方濟各的機會，我願與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愚見，希望能拋磚引玉，使耶穌會更能在今天發揮光鹽作用。

1. 依納爵「以基督為中心」的神秘主義，對今天的耶穌會士，特別是耶穌會神學家有很重要的提示。今天神學界有頗多淡化或矮化基督的傾向，「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被代之「以神為中心 Theo-centric」或「以聖神為中心 Pneumato-centric」。過分強調創造的天主（父）把基督的獨特的救贖工程拋在一邊，也助長了沒有罪惡感，不需要救贖的觀念。過分強調以聖神為中心，把聖神的工作與降生的基督的工作平行起來，甚至認為聖神的工

作面更廣。一些錯誤的神學把納匝肋人耶穌看做「宇宙基督」的一個現身而已，宇宙基督也在其他宗教教主現身……

無可否認，偏離了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幫助帶動了歐美傳統基督宗教的國家的信仰的俗化和失落，失掉了基督信仰的根。可悲的是有些耶穌會神學家也有這個偏離的傾向。

教宗方濟各今年1月3日在羅馬耶穌會的 Gesu 教堂的彌撒講道中<sup>11</sup>強調「耶穌會的中心是基督和他的教會……假如這個天主不是我們的中心，耶穌會將迷失方向」（筆者中譯）。耶穌會總會長在評論教宗的講道時也指出，教宗講道的中心思想中首要的是「我們必須把基督放在中心，這為聖依納爵是最基本的，這也說明為什麼我們的修會以耶穌命名。將耶穌放在我們的中心就是為了有耶穌的感覺，耶穌的心懷……」

基督信仰的獨特處是「天主如此愛了世人，竟把他的獨生子給了我們，使凡信他的人不致喪亡，反而得到永生。」（若3:16）天主不只是威能的天主，更是不可理喻的愛。耶穌基督是為我們的救贖付出最沉重代價的天主。對這樣的愛我們怎能緘默？

2. 彌撒聖事是所有信友的信仰生活的高峰和泉源，舉行彌撒在依納爵每天的生命中佔中心地位，也應是每一個耶穌會士每天生活的中心，每天工作的動力來源。

為一個充滿熱情的耶穌會士來說，「更多的行動」可能是一個最大的誘惑，因他很「被需要」，而確實也是莊稼多工人少，有慷慨付出精神的耶穌會士也就很容易像走在快車道上的車子不

11 參教宗方濟各2014年1月3日在羅馬 Gesu 教堂與耶穌會士慶祝「耶穌聖名」瞻禮時的彌撒講道。

停地「做做做」，忘記了使一切活動產生結果的祈禱，忘掉了「若非上主興工建屋，建築的人將會徒勞」（詠 127：1），不願意「浪費」時間在好像無法「立竿見影」的祈禱，聖事裡。前耶穌會的總會長 Arrupe 有如下的觀察：<sup>12</sup>

現代的世界是個俗化的世界，這不只是天主教徒的體驗。俗化對今天教會是一大挑戰。我們必須面對此一挑戰。我們耶穌會士本應站在第一線上，我們必須與今日世界相接觸，但在這接觸之前，我們必須先與耶穌相接，通過祈禱『穿上基督』。若不如此，我們就會被世浪捲走，這也是為什麼每年都有成百的會士離會。……我們若要有效的傳教。我們必須先有堅實的內修生活。今日耶穌會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祈禱。我們是否已準備妥當去世俗挑戰，並保持會士的生活方式？不是保持現狀，而是把世界更拉向基督？這促使我們更要度一個祈禱生活，更加強對耶穌的愛，更深厚的靈修。

耶穌會有「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的格言。Arrupe 神父提醒我們，除非我們規定時間與天主獨處。我們不可能有「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的清晰視野。「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不應是放棄有規律地祈禱的藉口。「我們若不能在特定時間內深刻地祈禱，我們就不能時時都在祈禱」。<sup>13</sup>

只有祈禱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行動者。沒有祈禱，信仰成了意識形態，善行成了本性的同情，工作不是為了天主的光榮，我們的宣講只是我們發出的噪音，我們很快就疲倦、失望，放棄了我們的工作。很久以前，碧岳十二世也曾告訴我們：「我們必須糾正以為人可以憑藉『行動』而取得救恩的這個『行動的異

12 Pedro Arrupe : *Other Apostolates Today*,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1981, p.19.

13 《天主教教理》（1992年），2697號。



端』。這些行動不依靠恩寵，也不採用基督耶穌定立的成聖的各種方法」<sup>14</sup>。

祈禱，特別是彌撒聖事，既然是與天主結合的最好方法，而基督徒對天主的愛必與他的祈禱成正比，那麼是不是可以這麼說，如果天主教國家、堂區、修會團體的靈修精神在衰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做事太多，活動太多，而祈禱很少或不重視聖事？

不少現代進入耶穌會的人在培育期，當執事之前，都完全沒有接觸過日課經，雖然說日課經不是唯一的祈禱方法，但畢竟是教會神職及其他修會每天的祈禱方法。無論如何，若不重視如日課這樣的定時祈禱，將很難幫助我們「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

3. 聖母在聖依納爵及耶穌會傳統中佔很重要的地位，孝愛聖母應是在我們耶穌會士的基因裡。但這對聖母的赤子之心是否有減退了呢？唸玫瑰經及其他的傳統虔誠敬禮，是否常被精明很懂世故（Sophisticated）的我們看得不堪當我們身分的，過時的祈禱方式？不是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有一個人跑到一個方濟會士前問他說：「你可以為我念玫瑰經好使我得到一部 Lexus 嗎？」此方濟會士答說：「可以啊，但什麼是 Lexus？」這人因此轉向一個耶穌會士問他同樣的問題，那耶穌會士答說：「當然可以啊，只是，什麼是玫瑰經？」

當然這是一個笑話，但確實有警惕的作用。我們是否太入世了，而被世界同化？耶穌會士是在「前線」，尋找「更」的人。我們不死守傳統，但也不該為尋新而尋新，拋棄了已經有的傳統中的珍寶。離開了聖母和優良的傳統虔誠敬禮使我們耶穌會更接近了耶穌嗎？更興旺了嗎？

---

14 Pope Pius XII: *Apostolic Exhortation to Priests, The Catholic Mind*, Vol. 49, p.50.

#### 4. 教會型神秘主義

啓蒙運動以來，以人爲本的思想抬頭，理性主義抬頭，致使對教會的權威產生了懷疑。近代更加上科技發達，「科學萬能」，「理性無法的都是不值得相信的」等論調流行，而因爲教會的信仰來自於耶穌基督的啓示，不是純粹來自人理智反省（即如三位一體，一位二性，童貞生子，復活升天都不是理智可以完全明白的），傳授這些信仰的教會訓導的權威因此受到理性主義者的攻擊，在淡化基督，矮化基督的氣氛裡，不幸又加上教會確實有不肖之徒的事實，教會更被看得毫無價值，更遑論爲教會忠誠服務鞠躬盡瘁了！

依納爵跟法布爾都生長在基督教「改革」時期，也看到不少教會裡的人的軟弱黑暗的一面，故他們對教會的忠誠在這反教會的氣氛裡更形突出。耶穌會士的接受教宗指派的「第四願」完全基於教會是基督奧體的信德，基於與教會，教宗的同感。忠於教宗成了耶穌會特別亮眼的特徵。但近代有些天主教徒，特別是一些神學家，受到理性主義、相對主義的影響，常與教宗唱反調，取笑教宗，取笑教會的訓導（特別是倫理方面的教導），令人不勝唏噓。我們耶穌會士有沒有加入這唱反調的合唱團？

筆者以前的一位神師說：「即便整個世界都不站在教宗一邊，我也要站在他一邊」。畢竟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不忠於教宗的人會忠於基督嗎？

5. 耶穌會確如總會長說的，要避免掉進凱旋主義，自滿自恃的陷阱。雖然我們感謝天主給了我們這微小修會不少的聖人，耶穌會也爲教會，爲人類的發展有過很大的貢獻，但我們不能因此「吃老本」，也最好少談我們的功業，更不應有意無意助長別人

說我們是一群「知識分子，教會的菁英」，讓有意考慮耶穌會聖召的年輕人望而卻步！我們是否很著意別人把我們看得很高，要他們敬仰我們？我們是否將一切光榮歸於天主，而不應歸於自己，甚至不應歸於耶穌會？我們是否把知識看得比聖德更重要？我們的工作是否「華而不實」？例如：我們確是辦了不少學校，但這些學校是否真的產生認識基督，愛教會的校友？這些，筆者認為都是我們耶穌會該反省的。

## 結論

依納爵的「以基督為中心」（連帶與基督密切相關的孝愛聖母，熱愛彌撒，順服教會）的神秘主義，服務背十字架的耶穌的神秘主義，就是教宗方濟各的靈修的根基，也應是所有耶穌會士靈修的根基。正如教宗說的：「一個耶穌會士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人，耶穌會的中心在自己的外邊，就是基督和他的教會。假如耶穌會以基督和教會為中心，她就會有兩個基本的平衡點，使她能生活在邊緣、前線……去尋找天主更大的光榮，以及基督的教會的更大的光榮」<sup>15</sup>。

法布爾被稱為「革新的神父」。教宗方濟各對法布爾體認最深的就是：「（法布爾）同所有人交談，即使最遙遠的人和反對者；純樸的熱心；一種也許有點天真卻能隨叫隨到的態度；注意內心分辨；是個能做重大決定但同時這麼溫和親切的人……」<sup>16</sup>方濟各教宗宣布法布爾這早期耶穌會的「寧靜柔聲的同伴」為聖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改革訊號。這個非「凱旋主義」的法布爾

<sup>15</sup> 參教宗方濟各 2013 年 8 月 19 日在羅馬接受「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 期刊的主編，耶穌會神父 Antonio Spadaro 訪問時的講話。

<sup>16</sup> 同上。

就是教宗方濟各這個「改革教宗」的典範。在教宗的言行上我們很容易看到法布爾的影子，例如：教宗今年六月邀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總統到梵諦岡為和平祈禱的行動，就像「和好大師」法布爾的行動。

因此，教宗方濟各的革新運動的基礎其實是重回 470 年前依納爵、法布爾等人創立耶穌會時的神祕靈修精神，就是以基督為中心，謙虛地工作。這些靈修精神是依納爵、法布爾、方濟各教宗的精神，也應使所有耶穌會士的精神，藉以充滿活力，促成修會的改革，也把教會改革成真正的基督的淨配，把教會的福傳事業推向前，（教宗方濟各另一個最喜愛的耶穌會士是方濟各沙勿略。我們已經看到，還會看到教宗在福傳上的行動），使她在世界放射更大的天主愛的光芒！